

联合国应对 21 世纪环境挑战

联合国副秘书长兼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阿齐姆·施泰纳在第 117 次各国议会联盟大会上的致词

日内瓦，2007 年 10 月 8 日——尊敬的议员、联合国的同事们、朋友们，女士们先生们，

感谢各位邀请我出席此次第 117 届各国议会联盟大会。

在这里，我感到非常荣幸，联合国及新成立的联合国事务 IPU 委员会为大会如此关注。

我相信，各位关于建立委员会的决定反应了一个基本原则，在某种程度上可谓是重新发现的真理，也就是多边主义在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紧密相连。

现在以及将来所要面临的诸多长期存在并不断涌现的挑战，只有在各国联合起来的情况下才能得到最好的解决，而不能仅仅依靠只能使一部分国家在立法及其他需求得到惠顾的双边行为。

联合国的改革及必要性

我希望委员会的成立同时还能表明联合国正在经历一场变革，正在消除 20 世纪的印记，并转变成一个能够适应 21 世纪的高效、创新及负责任的组织。

我们仍需不断努力。但是在前任秘书长科菲·安南的改革提议下，联合国改革揭开了序幕，并且得到现任秘书长潘基文的有力推动。我们正在逐渐改变并开始向一个实体整合。

在新一届秘书处，有些人已经意识到，联合国必须与民众、社团及政府重新取得联系。

在 2007 年，“‘我们人民’正在期望他们的领袖——议会成员、总理、总统或联合国的高级官员——首先针对一个议题采取紧急行动，这牵涉到环境与发展的问题。”

这个议题就是气候变化。仅数周前，秘书处召开了一次高级别的活动，邀请世界各国的领导人聚集在纽约联合国总部来讨论气候变化问题。

毋庸置疑，潘基文决心将全球变暖置于全球政治日程的首要地位，并决定立即就我们是否能够在气候变化的这场争夺战中取得胜利树立信心。

在其领导下，联合国也决定通过推动不同群体——无论是普通公民还是联合国的工作人员——采取行动来展现其“可持续发展”。

所有的办事处和实体署都正在进行审查，旨在建立一项针对联合国碳中和的项目，并将联合国纽约总部建设成生态高效的典范。

因此，女士们先生们，我希望这次演讲可以反映并体现出这场正在联合国内部进行的积极变革，这与环境及可持续发展密切相关。

但是考虑到在如此广阔的世界里，环境问题还牵涉到安全、人权甚至是性别及贸易问题等许多问题。这其中的部分问题也许已经列入了贵国的议会日程。

事实上，我非常高兴地看到今天在座的各位立法者就“减少灾难风险，并利用议会的支持来采取行动及应对气候变化”此话题进行讨论。

你们将会就环境变化现象展开讨论，但是在经济、生计、健康及人类安全方面还可能存在巨大的分歧。

布伦特兰及其至今的成就

女士们先生们，在继续话题之前，让我们稍作回顾。

为了庆祝联合国委托布伦特兰委员会报告在此发表 20 周年，我们相聚在日内瓦。这使得可持续发展开始在很多领域逐渐得到重视。

但是这份报告现在仍旧与我们紧密相关，看起来似乎和 20 年前一样让我们充满忧虑。

再过几天，准确地说是 10 月 25 日，UNEP 将会发表其全球环境展望的第 4 份报告。

全球环境展望 4 (GEO4) 起始于布伦特兰，此报告将对环境的现状进行评估，并对未来的情况进行展望。

如果您仔细阅读 GEO4，你可能会对我们在过去 20 年中的所作所为感到惊讶。

在某些方面，这有理由让人们感到悲观。但是，这同时也不能忽视国际社会以及联合国与政府、议会、私人企业和社会团体一同经历的重大里程碑式成就。

20 年前，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协助下，各国签订了蒙特利尔议定书。这有助于保护并修复被证实已遭到消费者和工业化学品破坏的臭氧层。

蒙特利尔，这座见证了议定书诞生的城市，在几周前刚庆祝了的蒙特利尔条约签署的周年纪念，并且至今已经判定出 95% 的臭氧层破坏化学物质。

1980 年代末期，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与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合作，共同建立了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IPCC)，来评估一个科学事实，即石油燃料的使用会导致气候变化。

稍后我将重新回到 IPCC 这个主题。

1992 年举行的里约热内卢地球峰会上，通过了生物多样性、荒漠化公约及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不久之后便建立了一个价值 30 亿美元的拨款机制—全球环境基金，用以支持企业的发展，让其能够应对环境和可持续的挑战。

各国还通过了涉及气候的京都议定书和涉及转基因作物的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以及许多其他方面的协议、指导方针和立法权。

在 2002 年世界可持续发展峰会（WSSD）上，各国通过了约翰内斯堡行动计划。此计划于 2005 年的世界峰会上再度得到确认。

然而事实是，我们的意愿和勤奋的工作仍然跟不上挑战的速度、节奏和严重程度，特别是在将全球协定转化到立法以及国家、地区级别的具体行动上。

由前秘书处发起的千年生态系统评估，目前在包括环境署在内的许多组织的合作下，与 1300 多名科学家和专家共同工作。此评估得到了全球环境基金的部分资金支持。

在总共 25 个自然生态服务系统中，已有 16 个例如湿地、森林和珊瑚礁等系统正在退化或经历不可持续的管理。

农业用地是其中唯一一个正在发展，但获得了相比于其他系统更高的经费支持的项目。

煤炭、石油和天然气，这些石油燃料，为车辆、家庭和工厂或我们的祖先提供了动力，现已几乎占据了全球能源和电力生产的全部。

自 1990 年来，千年发展目标“减少世界上半每天生活标准在 1 美元以下的贫困人口”，现已提升了 250 万极端贫困人口的生活质量。

但是在非洲，特别是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恐怕在 2015 年还不能达到 7 项 MDG 目标中的任何一项。

一份最新科学报告表明，到 2050 年，所有商业鱼场都将消失。

在 WSSD 上，各国政府同意建立一个海洋生物保护网络，这项管理工具可能有助于保护商业鱼场。

在现有的已知捕鱼量的基础上，这可能要直到 2085 年或需要在世界鱼场因为无鱼可捕而被封存至少 30 年后才能实现。

为什么我们没能收获更多？

至于为什么在可以帮助国家进行政策及立法制订的科学技术下，政府一直在推迟运行计划，这之间可能有许许多多的原因。

其中之一，也许比较简单的答案是，环境末日决战场。这可能是一个世纪或最多半个世纪后发生的事件，远处于现在的政治家或决策者所考虑的范围之外。

同样，在国家政府间存在很多指责，通常是发达国家政府对发展中国家政府长篇大论喋喋不休，而忘了在他们的发展之初，正是由于经历了类似的道路而导致诸如森林的破坏的结果。

他们对于发展中国家现在所采取的许多措施，例如过去三年巴西在亚马逊地区减少毁林 50%，却很难认同。

在温室气体排放这一问题上，中国和印度经常因为全球变暖而遭到指责。

然而却没有考虑到在经济发展的排放成为现实的同时，发达国家早已持续污染了将近 200 年。

同样在人均排放量上，中印要远低于美国和欧洲部分国家的事实也从未被提起。

我认为全球化的现象是一个因素。

许多国家政府最近几年似乎表现出要放弃自己传统监管者的角色，放弃支持自己青睐的全球化的自由市场。并且放弃了一种信念，即自己在前进道路上无能为力，而没有繁文缛节的富有阶层将能最终解决所有的困难。

最终是有关资源的问题。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自 1972 年成立以来便成为一个能应对环境挑战的多边组织。

1972 年，我们早已意识到臭氧层正在变薄，但是在许多方面，对环境问题的关注仅停留在当地的程度，也许是一个类似因为修路而损失牧区的国家级问题。

GEO-4，以及类似千年生态系统评估这样的报告，重点指出人类影响已经远远超越了这个等级。

我们已经到了这样的程度，即大自然所提供的曾经丰富而且可再生的全球服务正在被我们全面而且系统化地耗尽。

所以，政府对于地球的自然资源和改善智能管理投资了多少呢？以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为例，我们每年从政府获得的核心资金大约为 6000 万元。

数周前，在蒙特利尔议定书会议期间，加拿大报纸 *Le Devoir* 的头版报道了利兹·卡尔顿酒店将于今年冬天重新装修的消息并附以照片。

一亿美元只能被用于一个发达国家一座城市中的一座酒店，然而相同的资金却相当于 21 世纪全球用于迎接环境挑战整整一年的费用

同期，美国消费者却将近 360 亿美元花在宠物头上。

期间，多边环境协议却不得不溺止于看似无休止的政府决策的汪洋中，这对寻求可持续发展来说只能起到瘫痪而不是激励的效用。

但是这并不是一切，灰暗的 2007 年注定将成为分水岭

女士们，先生们，

这就是现实！但是在 2007 年还有一点值得我们所关注。正如我们手中的一只小鸟，只要我们能够让其存在，就可以让我们乐观并扭转一些看似无法逆转的过程。

我在早些的时候提到过 IPCC。今年他们完成了第四份评估报告。

这 2000 多名科学家提供了最终的总结性证据，指出人类正在影响气候——他们对此毫不含糊。

肯定有人还对此表示怀疑，并且认为气候变化是火星人的杰作，或者是恶作剧，但是负责任的世界领袖没人会对这个事实表示怀疑。

这已经持续了 20 年，但是科学辩论已经无法使之完全停止。

IPCC 已经迅速制定了时间表，许多影响毫无疑问将发生在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的有生之年，还有一些将会是在很远的将来。

.孟加拉国三千万人民被迫离家，由于别处的冰川消融，造成亚洲各地和欧洲部分地区的河流正在干涸，这将使更多的人为此忧虑。

举例来说，今年已退伍的美军将领或英国和澳大利亚的军人们确认碰到了安全威胁。

仅仅在美国，包括加利福尼亚州在内的 300 多个城市签署了排放削减战略。

欧洲已经声明，将削减 20%。如果其他国家跟进，将达到 30%。

为了使社会采取行动，IPCC 今年还通过计算与气候变化做斗争的成本，可能仅占到全球 30 年 GDP 的 0.1%

工商业希望采取适当的措施来控制碳排放量，这样即可以进行清洁和绿色能源的投资。越来越多的企业决定参与到碳足迹的行动中。

举例来说，欧洲的欧洲之星称，他们将从 11 月起实现碳中和，俄罗斯铝业冶炼公司宣布将在 2015 年实现碳中和。

许多能源公司正在期待由 UN 和国家法律制订的全球可持续标准规范的建立，因为担心在生物燃料方面的投资可能因为消耗了热带雨林资源而适得其反。

石油燃料可能仍然是占据主导地位。但是根据近期的 UNEP 可持续能源财政倡议报告，投资在可再生能源的经费达到了 1000 亿美元。

然而可再生能源现在只占到了全世界能源总量的 2%，在包括风能投资在内的能源生产投资总额上也仅仅占到了 18%。

与此同时，京都议定书的弹性工作机制仍在继续发挥着作用。

作为清洁发展机制的结果之一，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支付了一笔约 1000 亿美元的资金，这样的机制使得发达国家通过更加清洁和绿色的能源项目来抵消部分他们在发展中国家内的排放。

这所有的一切都是联合国的成就，无论通过 IPCC 的科学报告，或是京都议定书等气候公约所带来的成果都已经不再微不足道。

联合国也正在通过其它途径接近阻碍。例如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正在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培训，使之能够分享来自 CDM 的资金和项目，同时推进对于气候验证日程的接收程度。

类似世界粮食署的机构也正在引导天气或气候衍生生物的报复，从而能够在人们达到最危险的境地前得到有效的预警干旱。

联合国也在帮助建立互信——秘书处的一项高级活动就是很好的例证。

就在这项活动开始之前，各国政府同意在 UNEP 蒙特利尔臭氧层协议的范围内加速控制并消除气体，因为这些气体有温室效应。

议会的角色在与联合国的合作中非常关键，通过全球化的决策制订及构建国家立法，其中包括有创造性的市场机制和价格信号来在短期内实现这些发展。

德国曾经很少利用风能发电，但是在立法规定要求采购一定比例的可再生能源后，已经快速发展为世界第一。

下个月，联合国环境署在全球环境基金的财政支持下，将会宣布开始一项针对东非茶叶工业的水利发电项目。

这个项目得以实现，主要是因为议会通过了能源采购法案的立法，例如肯尼亚允许公司、厂矿和茶叶种植场可以将剩余的电力销售到相邻的地区。

在中国和印度，也有相类似的针对利用可再生能源的国家性法律。

在秘书处举行的高级活动中，印度财政部长介绍了另一项正在引入的战略，包括提高如钢铁等工业的能源效率的标准以及仅以传统耗能灯泡价格销售节能灯泡的计划。

这些项目都是在气候变化这一科学事实、影响及费用的作用下开始的，但是考虑到可持续发展的好处，如空气质量得以改善。这已超出了仅仅削减温室气体的需求。

事实上，在下届于印度尼西亚巴厘召开的气候大会上，如果政府可以认真考虑签署一项有关 2012 年后的国际协定，生物多样性最终还是能够得到推进。

更深层次的排放削减可能使现存的森林成为清洁发展机制的一部分。清洁发展机制是，给与经济动力以保护而不是砍伐。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正处于一个脆弱但令人激动的时代。气候变化是我们关注的焦点，但是还存在另外一些即便是全球变暖能得以约束也不能被完全解决的问题。

正如我早先提到的一样，部分可持续发展道路必须包含一个新的政府间的合作关系以及我们从 20 世纪延续至今的国际环境管理体系。

在联合国的改革浪潮下，有关 UNEP 的将来的问题正在继续讨论——环境署是否应该其得到加强或者升级为一个特定的可以适应 21 世纪现实的机构。

女士们，先生们，

环境必须彻底地在联合国、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及内部进行整合。

因而，一个加强的 UNEP 或特定的环境组织应当成为一个国家或民族的优先对象，至少其资源和资金能够开始满足应对当今世界的挑战和机遇。

你们中的许多应该熟悉，世界议会，其来源于法语中的“发言”。

当然，发言是有益的，然而有实际行动则更好。联合国和环境署已经准备好参与进来，建设一个可持续的未来。这可以从气候变化的以及其他的方面进行考证，已经纳入到轨道上来。

最终的分析表明，这将不会脱离全社会支持而独立存在，我们需要包括来自你们—这个世界的立法者的支持。

谢谢！